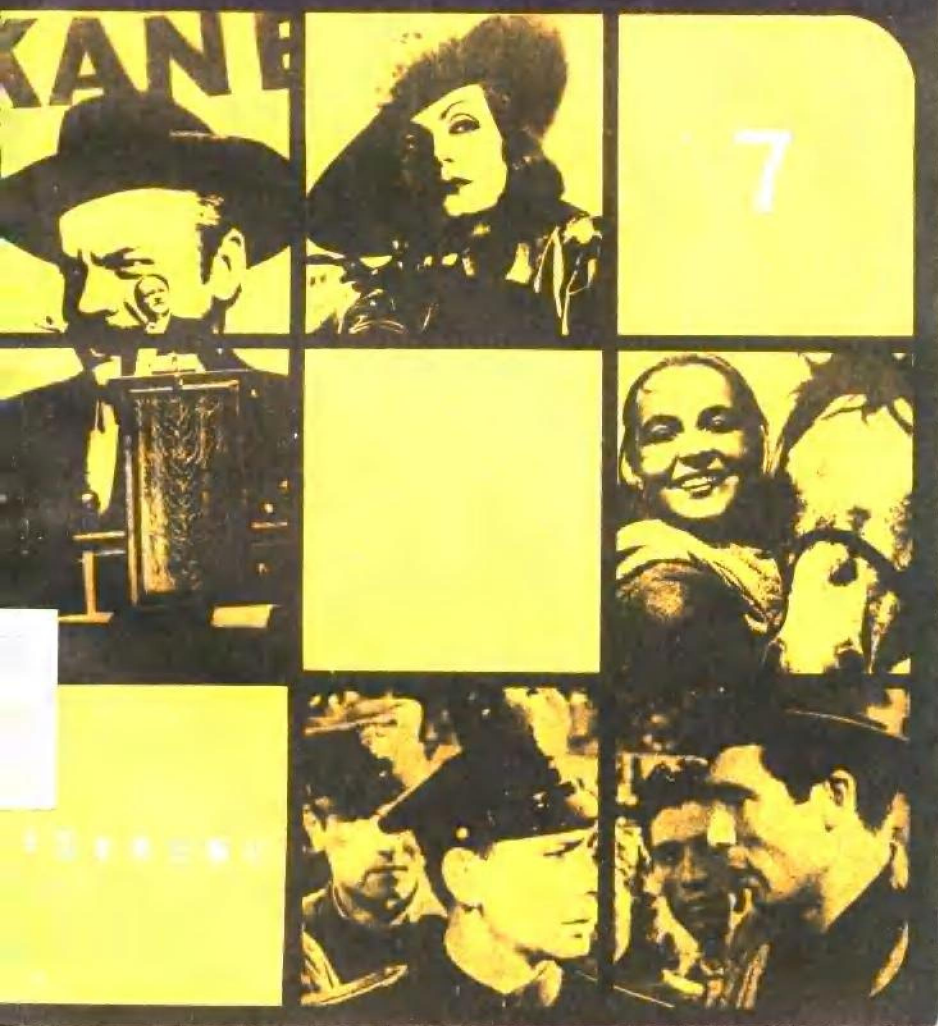


世界电影小说集



冯 由 礼 编

本集责任编辑：李 沛 袁 如

世界电影小说集 7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 插页：4 字数：186,000

1983年1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41,500册

统一书号：10061·454

定价：0.90元



《公民凯恩》



《插 曲》



《偷自行车的人》



《瑞典女王》



《政府委员》



《阿巴区要塞》

目 次

偷自行车的人·····	林瑞颐(1)
公民凯恩·····	戴光晰(21)
三分钱歌剧·····	陈宝光(42)
万世师表·····	张奉奎(61)
寂寞芳心·····	米 兰(76)
政府委员·····	晓 若(97)
区委书记·····	歌 扬(118)
阿巴区要塞·····	薛赐夫(138)
西班牙步兵连·····	石 泉(156)
插 曲·····	晓 辰(177)
瑞典女王·····	一 青(198)
小妇人·····	伍菡卿(217)
麦康伯事件·····	马修雯(235)
桃李飘零·····	许玉瑗(254)

偷 自 行 车 的 人

(Ladri di Biciclette)

意大利P. D. S. 影片公司出品 (1948年)

编 剧：西柴烈·柴伐梯尼、维多里奥·德·西卡、
苏卓·赛奇·达米谷、奥雷斯特·皮昂科利、
阿杜尔富·弗朗契、盖拉尔杜·盖拉尔地、
盖拉尔杜·谢里爱利

导 演：维多里奥·德·西卡

主要演员：朗培尔托·马齐奥拉尼(饰安东·里西)、安
左·斯塔尤拉(饰布鲁诺)、利阿纳拉·卡莱
尔(饰玛丽亚)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罗马。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设在一幢古老楼房二层楼上的职业介绍所门前，聚集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他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清晨又捱了多半个上午，现在快到正午了，还迟迟不肯散去，等乏了，便倚在石栏杆上，饿得有气无力的人，索性抱着双肘坐在直通到二层楼的石台阶上。有人懊丧地耷

拉着脑袋，有人挺直脖子，直勾勾地望着职业介绍所那扇门，盼望管分派工作的职员露头，介绍一个糊口的工作，他们中的很多人在这儿不是只等了几天，几个月，而是等了年把两年了。

众人期待的职员终于露面了，他已上了年纪，戴着一副眼镜，叼了一截熄灭了的香烟头，手里拿着一叠单子，不紧不慢地念着人名。他问：“安东·里西！里西在不在？”没有人回答。有几个人帮他喊里西，但更多的人趁这个空子围紧他，问还有没有别人的工作机会，回答是令人失望的：当天不要建筑工人，倒是有两个车工的缺额，可是眼巴巴等待的人群中正好没有车工。人群中传出一阵叹息。

一个热心的小伙子听到安东有了工作的机会，便挤出人群去找安东。

安东·里西是个漂亮、懂得体面的年青人，虽然长期失业，艰难的生活把他折磨得脸黄肌瘦，但一双眼睛依然明亮有神；身上的衣服虽说已经磨旧了，但仍保持清洁整齐，不知底细的人看到他还会以为他有职业，而且过着好日子。他有一个温馨的家，有贤慧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儿子。为了这四口之家的生计，他到职业介绍所登记已经两年了，几乎每天都是绝早到门口等候，过了午后才失望而归，寄希望于明天，那永没休止的明天。这天，他又等得心烦意乱，便坐到离人群略远的一个水龙头的阴影下，所以听不到介绍所的职员喊他的名字。直到那个小伙子找到他，他才兴奋地蹦起身子，匆匆赶到介绍所。见到那职员后，他立即半信半疑地问：“有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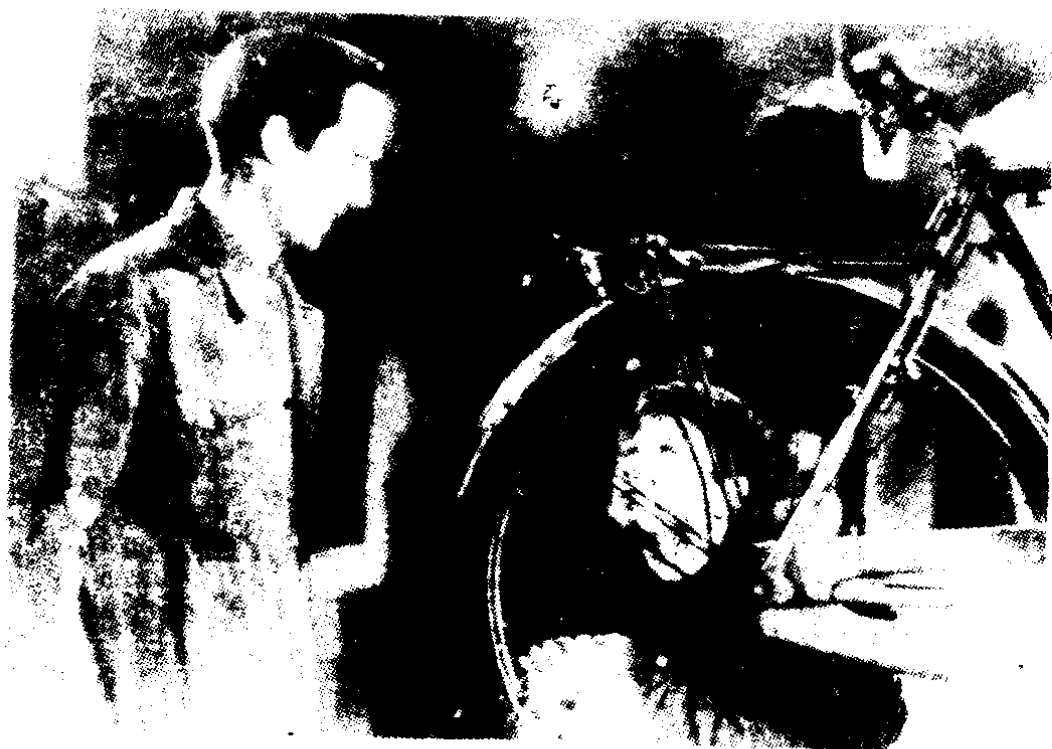
职员给他介绍了一个贴广告的工作，条件是必须自备一

辆自行车。安东听到这话几乎呆了，他试图请求缓几天再带自行车，开头几天可以先跑跑路。可是职员不同意，斩钉截铁地说：“你这会儿就得有一辆车！……否则我就另外派人。”顿时间，周围响起一片竞争者的声音：“我有自行车！”“我也有自行车！”安东不敢再迟疑，忙不迭地向职员保证：“明天我准有自行车去上工！”说完，连忙抓紧那封介绍信，离开了介绍所。

安东一路小跑似地往家奔，脑子里浮现着一辆自行车。的确，安东是有过一辆自行车，是非杜牌的，八岁大的儿子布鲁诺常常帮他把车子擦得一尘不染，可是因为生活所迫，他已经把它典当了。偏偏这来之不易的工作必须自备一辆自行车。哪儿能找到赎车子的钱呢？时间只剩下半天了。他心乱如麻，火烧火燎地越走越快，盼望快点找到妻子玛丽亚商量。

他已经跑到他家的那条街上了。这是罗马的一个工人住宅区，有些房子还没竣工，房子周围的场地还堆着砂砾砖瓦。安东在一群吵吵嚷嚷争先恐后地在公用水龙头打水的妇女中找到玛丽亚。她吃力地提着两桶水，好不容易才听明白激动的丈夫向她报告找到工作的消息，她还没来得及表示高兴，就又被新的难题困惑住了——必须立即有一辆自行车。不过总算找到工作了，那算命的老太婆说对了——总有一天会找到工作的。单纯善良的玛丽亚直觉地认为应当酬谢老太婆，尽管她还不知道能从哪儿挤出酬谢的钱，尤其是那笔催命的赎自行车的钱。瘦削单薄的玛丽亚和安东先回了家。

这是一个本来不算阔绰，又被长期失业的主人折腾得空



布鲁诺把车子擦得一尘不染

荡荡的家，稍值钱的东西早就变卖或典当一空了。一筹莫展、又急又累的安东一进门就跌坐在床上，双手绝望地抱住头。果断的玛丽亚快手快脚地揭起床上的被单，洗净、叠整齐，连同抽屉里仅剩的新床单，和安东一起拿到当铺当掉。他们终于把自行车赎了出来，还一起到广告张贴所报了到，领出安东明天上工时穿的工作服和制服帽。两口子这才踏实了，一路上，安东向玛丽亚说明这是一份政府部门的工作，收入挺不错，工资六千里拉，家庭补助在外，要是加班还能多挣，两口子都乐呵呵的。路过算命的老太婆门口时，玛丽亚没忘记进去酬谢她，尽管安东叨叨咕咕地埋怨她愚蠢，乱花钱，玛丽亚毫不迟疑地还了五十里拉的心愿。

第二天清早，安东推出布鲁诺擦得锃亮的自行车，穿上工作服，戴上玛丽亚给修改合适的制服帽，拿上玛丽亚做的鸡蛋饼，上工去了。他先把布鲁诺送到汽车加油站，那是布鲁诺当打扫工的地方，他们约好晚上七点见，就高高兴兴地告别了。

安东到了广告招贴所，从管事那里领出浆糊桶、刷子、小梯子和当天要贴的广告，便同别的贴广告工人一起，骑上自行车奔赴广告牌。他今天是由一个有经验的工人领着去的。到了一处较冷僻地段的矮墙前，他们把自行车往墙根一靠，便开始工作。那位工人边干边指教他，先在广告牌上刷一层浆糊，然后把广告贴上去，再轻轻地刷一层浆糊，要紧的是把广告刷得又平又滑，不能留一点折子，要是让上头管事的看出有折子，饭碗就保不住了。安东留心听着，记牢。

留下安东一个人独自贴广告时，他一面默念刚才那位工人指点的要领，一面铺开那张电影海报。由于手生，广告上那位好莱坞著名女演员丽泰·海华丝的笑容有点变歪，他竭力要把这位明星脸上的折子弄平。就在他聚精会神、无暇旁顾地工作的时候，一个身穿军服，戴着便帽，藏身在附近汽车后面的小偷，在安东的鼻尖底下把他的车子偷走了。安东慌忙去追赶。他边跑边喊：“抓贼！抓贼！”一个路过的汽车司机好心地让安东跳上汽车，帮他追赶，可是当时在一旁给小偷当眼线的人也跳上同一辆汽车，假装帮忙抓贼的样子，故意给安东指点一个错误的方向。汽车司机白帮他追了一阵，当然是不得要领。

安东下了汽车，仍旧在这个繁忙的都市街道上东跑一阵、西跑一阵无目的地追赶，结果全是白费力气。他只得气喘吁

吁地回到先前贴广告的地方，收拾起浆糊桶、刷子和广告，到警察局去报案。他向一个正准备到某个群众大会上维持“社会治安和秩序”的警官报告完他的自行车失窃的经过后，问道：“有法子找回车子吗？”警官回答说：“……要是你能够自己去办这件事就好了。”安东实在不能理解。警官的解释很简单：总不能为了一辆自行车，倒要出动全体侦探。安东问他：“那为什么还要报案呢？”回答很明确：“赶明儿你要是看见有人卖你的车，或是在街上骑你的车，你只要一叫警察，这个事就算办成了。”说一千，道一万，警察局不管给找车。

懊恼的安东只好离开警察局，他看天色已晚，决定先去接布鲁诺。丢了自行车，他得排等候公共汽车的长蛇阵。到加油站时，已经七点半了。布鲁诺看见父亲没有骑车，又愁眉苦脸的，心中纳闷，但又不敢问。一直走到离家不远，他才下决心问道：“车呢？”父亲一声也不吭。布鲁诺总觉得不对头，又壮着胆子问一句：“车坏了吗？”做父亲的苦笑着撒了个谎，说车子是坏了。半信半疑的布鲁诺只得闷着头跟父亲走回家。到了家门口，一来为了要继续想法去找车，二来为了避免看到玛丽亚伤心失望的眼泪，安东让儿子先回家，自己扭转头走了。

安东在默默回家的路上就不断地盘算，怎样去找回那辆车子。靠一双眼、两条腿，在偌大个罗马市里是不大可能找到的，得找人帮忙。把布鲁诺送到家门口后，他便决定去请教老朋友白奥柯。此时白奥柯正在工人俱乐部排戏，当他听到安东的不幸后，立即感到这是一件难办的事，罗马的小偷是结成帮的，有通风报信的，有做眼线的，有窝赃的，有销

一 赃的，连警察都奈何不了他们。但是好心的白奥柯尽量安慰朋友，建议他明天一早到维多利奥市场去找，因为偷车贼都希望快些脱手，不会老把车子搁在家里。末了他们约好次日清晨在市场见面。

维多利奥市场是罗马市若干个露天市场之一，小贩们晴天推着货车去摆摊卖货，主要是卖旧货，其中有整辆的自行车，但更多的是卖自行车零件，也有汽车零件。这种地方很可能是小偷们销赃的场所，他们把偷来的自行车改头换面再卖，或者干脆拆成零件分开卖，以掩人耳目。

第二天绝早，安东带着布鲁诺到了维多利奥市场，白奥柯和他邀来的朋友阿巴贡吉早就在那儿等候了。看到小贩们陆陆续续地推着货车摆摊，吆喝、兜售之声此起彼伏，他们都挺有信心，以为能从这个市场找回车子。他们先浏览一下成辆的自行车，后来又分头察看零件。布鲁诺的任务是专看车铃。布鲁诺滴溜溜的一双大眼睛盯着各种各样的车铃，后来他决定停留在一个专卖车铃的摊子上，细心地看，甚至伸手去按一下，他想从铃声辨认出他爸爸的车铃来。但是一阵阵的铃声惹恼了小贩，他正和别人谈生意，他把布鲁诺推开了。

安东他们的情况也不妙。要从琳琅满目、杂七杂八的零件里认出自己的零件来，实在不容易。突然，阿巴贡吉发现一个小贩正在油漆一个车架子，他不敢莽撞，急忙地找到安东，请他自己去认。小贩可能心里有诡，不让安东碰车架，推托说油漆未干，也不让安东看车架子上的号码。安东只得去请警察来，但车架上的号码证明那不是安东的车。小贩暗暗松了一口气，安东却泄了气，他在市场上得到的是讪笑和

挪揄。后来他们又到宝太门市场去，但不巧遇到瓢泼大雨，闹哄哄的市场就在霎那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现在只剩下安东父子俩，他们茫无头绪地在雨中淋了一会儿，上下湿透的布鲁诺一点也没抱屈，把小褂子顶在头上挡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安东走到一列屋檐下，挤在人堆里避雨。

安东心里还惦着找车，他仔细地打量过往的人。突然，他看到那个偷他自行车的小伙子，他还骑在自行车上，从安东身边闪过，离不多远就停下了，一个老乞丐赶上去找他，他们二人争执着什么，小偷塞了一点钱给老乞丐，便准备上车走。安东哪肯放过机会，一面大喊：“抓贼！抓贼！”一面拔腿就追。布鲁诺也跟在后面跑。但在倾盆大雨中，没有人顾得上帮他们抓贼，这一场追踪，安东又输一着。但他不肯死心，决意要从老乞丐那儿找到小偷的下落。

老奸巨滑的老乞丐死乞白赖地推脱他和小偷的关系，一口咬定他不认识那个骑车跑掉的小伙子。安东哪里肯依，他抓住老乞丐的肩膀说：“我非得找到他……”。老乞丐死命挣脱安东，嘟囔道：“……我一个穷人，自己的麻烦还对付不了呢，哪有心思管别人的闲事……”，一面抽身走开，看到安东跟踪他，便干脆撒开腿跑起来，一口气钻进了一座教堂。

这是一座由慈善单位办的教堂，庭院里有一个食堂，有几个结着白围裙的女人张罗饭菜。来这里求施舍的人把自备汤盆和饭盒留在院子里，做完祈祷后再进餐，碰巧还有人在这免费给人理发刮脸。

老乞丐看来是这里的常客，进得门来便不慌不忙地和人们打招呼。他料定追逐他的人不敢在教堂里造次，便先坐下

来让人家给他刮脸，可是两只眼睛仍贼溜溜地望着安东警觉的眼光。

这时已经过了十点钟，牧师开始准备作祈祷了，施主把滞留在走廊里的老乞丐及安东父子催促进教堂。教堂里面的光线照例是半明半暗的，刚从外面进来的人什么也看不清。安东不跪下祈祷，一心只想找到那个老乞丐。他终于看到老乞丐躲在前排，他便从下跪的人丛中挤过去，紧挨着老乞丐，逼他说出了那个骑自行车的小伙子的住处。安东怕老家伙胡说，便要老乞丐陪他一起去，老乞丐硬是不肯。他们在喃喃背诵祷文的人群中高一声低一声地争辩，把周围的人都惹烦了，安东只得架起老乞丐，把他推到走廊上，进一步逼他走。老乞丐当然不是安东的对手，表面上只得答应和安东同去，但又耍了个花招，可怜巴巴地要求让他吃完那份施舍的饭再走。安东是个厚道人，他知道穷人挨饿的滋味，他同意了。就在这节骨眼的工夫，早就嫌安东扰乱教堂宁静秩序的施主打发一个青年去干涉这个“捣乱分子”，老乞丐瞅个冷子就溜进侧祭坛后面去了。等到安东竭力摆脱那青年的纠缠，再扭头去找老乞丐时，哪里还有踪影？他气急败坏地冲出教堂，但院子里也没有老乞丐的踪影。

布鲁诺一刻也不曾离开父亲，一面小跑跟着，一面还得照着祈祷的人跪下画十字，跟着念祷文，最后也随着安东追出教堂。

时间接近正午，教堂院子里施舍的饭菜已经准备妥当，菜汤的香味飘散出来。从清早起就东奔西跑的布鲁诺觉得饿了，他望着气得发呆的父亲，胆怯地问了一句：“要是我们还留在里面，他们也会给我们菜汤喝吧？”因为丢了老乞丐这条

重要线索，安东怒不可遏，神经都快支持不住了，就拿孩子撒气，抬手打了布鲁诺一个嘴巴。受委屈的布鲁诺伤心的呜呜哭了，皮肉的痛楚不是主要的，他确实觉得自己并没有做错，他也不能理解这个深深爱他的父亲，一向是通情达理的父亲此时此刻为什么变得如此粗暴。他一面哭着，一面走到一棵树后面，还轻声地抗议：“你为什么打人？”做父亲的后悔了，也心疼，他当然回答不出为什么要动武，但此时他没有心情向孩子道歉，只是连哄带唬地让儿子跟他走。布鲁诺没有服输，嘟着嘴，眼泪滴嗒地远远跟在安东后面。

他们一前一后地又来到早先遇见乞丐的河边。安东心疼仍在抽泣的儿子，便让他在桥上等着，自个儿顺河岸走下去，希望能再碰到老乞丐。突然耳边传来一阵阵呼喊抢救落水小孩的声音。一种可怕的疑惧猛然攫住他的心，他回头往桥上看，望不到布鲁诺，便慌了神地大声呼喊：“布鲁诺！布鲁诺！”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向桥底。此时此刻，他觉得世界上只有布鲁诺才是他真正关心的。过了好一会儿，落水的孩子被捞上来了，不是他的布鲁诺！安东终于松了口气，这才觉得筋疲力尽。他返身爬上桥头，看见他的布鲁诺正坐在石级上歇脚呢。他飞奔过去，一把搂住儿子，不知怎样才足以表示自己的爱，不知怎样才能赎回刚才那一巴掌的过失。弄得布鲁诺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忽然变得这么亲昵。

安东带布鲁诺去吃了一顿烤奶酪包子，给他讲他贴广告的工作可以挣正薪一万二，要是加班还有加班费，再加上家庭补助，是一份挺不错的工作。布鲁诺听着，大眼睛里直闪着光。刚才父子俩的小小不愉快完全冰释了。